

尘世间

■罗文

楼下的文旦树

2025年9月17日晚上,从我家三楼窗子望下去,可以看到楼下的文旦树依然神采奕奕。

曾与楼下的文旦树早晚相遇,但并不关注。就像小区偶遇一邻居,点头致个意,但并不关注他住在哪里具体是干什么的一样。文旦树长在墙边,好像是无主之树,从来没有人来修剪、浇水、施肥。一年一年,开花结果,竟长成四五米高的大树。每年十月,树上累累垂挂金黄色的果子,挂不住了自己掉下来,滚在路边,才让人多看它两眼。

席慕容《一棵开花的树》中以树的口吻说:“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遇见是缘,花开时的相遇,激情澎湃,短暂而热烈。而我与这棵文旦树的真正遇见,是在今年高温日的默默关注中。我引用蒋子龙一段描写夏日高温的文字:空气是黏糊糊的,阳光是黏糊糊的,黑暗是黏糊糊的,身上是黏糊糊的,汗水是黏糊糊的,世界像挂了一层胶,连自己的思维和语言也变得黏糊糊的。我正是在这连自己的思维和语言也变得黏糊糊的难熬时刻关注到了它。

我可以从两个视角看到这棵文旦树。从楼上望下去,只看见它的树冠、树枝,一树碧绿,看不到里面的文旦;站在树下朝上望,看见累累硕果从绿叶中探出头来,数数起码有四十多个。

高温已连续10天。楼下的文旦树有点憔悴,树叶耷拉着,干巴巴的,沾满灰垢,但仍碧绿。枝头的果实越发下垂,一根枝头往往累累挂着好几颗,颜色还是青绿,但已经隐隐透出黄色,那是一种遥看有近却无的黄。

希望能下一场雨。

传来好消息,2025年第11号台风“杨柳”在福建至广东一带登陆,气象预报说会给浙江的外围环流带来风雨效应。但好消息落空,台风在我们这儿只是暗淡了一些日光,雨一点没下。

8月下旬这些天,副热带高压吃定杭州了,几乎每天都是39℃、40℃高温。我真怕它撑不过去,经常多看它两眼。

但出乎我的意料。某一日早上,我竟然发现它树冠顶端长出了七八颗新枝叶,嫩绿嫩绿的,与浓郁的老叶形成鲜明的对比。过了三天,新芽的颜色和老叶基本接近了,有了新叶的加持,树冠明显长高了许多。说明就是在这样的高温干旱条件下,它还在生长。

但气象台仍在报告:杭州以最高40℃,迎来第23个高温日,追平连续高温的历史记录,还是高温无雨。文旦树叶叶子倒垂,无精打采,就像人哭丧着的脸。

8月31日下午,终于刮起了大风,下了一场暴雨,白茫茫的雨雾卷起泥土的味道,把大地浇了个透。文旦的叶子在风雨中摇头晃脑,它应该是欣喜的吧,这是喜雨。经过风雨的洗礼,没几分钟,树叶就一洗灰尘和憔悴,变得容光焕发。

清晨,金色的阳光从东边晒过来,一会儿整棵树就都沉浸在阳光之中了。阳光透过树叶的罅隙,像金箔般洒落在青黄的文旦上。树叶在晨风中窸窣窣窣摆动,一只雀鸟从顶端飞起,此时的文旦树充满阳光和活力。

文旦果越来越大,一颗文旦果还是有点重量的,而且它们往往是一簇三四颗并排挤在一起,只有足够强壮的枝干才能撑得住这重量。这些文旦很聪明,并没有选择挂在树梢或柔软的枝上。所以任凭风雨,文旦果稳稳地垂挂在强壮的枝条上,而且并没有改变树的挺拔的形状。

再过几天,满树金黄,累累垂挂的果子,是它显摆的骄傲。树下成了小孩子们的乐园,是它最快乐的时刻。它的快乐也感染着我,面对高温煎熬,它坚强有毅力,迎接甘霖降临,它热烈而恣肆,该开花开花,该结果结果,骄傲又低调,自生自长,充满活力,快乐地站在大地上,这何尝不是人该有的样子。

等到朔风起,文旦全部掉光的时候,它又逃离了人们的视线,安静地站立在墙边,等待下一场春风。

五味子

■金柏泉

进入人生后半场

昨晚醉了,醉得高兴,醉得兴奋,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昨天是我一个兄弟的退休日!

原以为他的单位规格或高或低总会欢送一下,但可能领导临时有特别的事,说暂时没有安排。突然听说这一出,春兄第一个站出来表态:这怎么行? 这个特殊的日子,必须搞一下,我们自己安排小聚,以示祝贺!

于是接到通知的几个兄弟纷纷响应,不论路远路近,分别从各自的居住地匆匆赶来。

一个小餐馆,几个老男人,七八盘家常菜……最少不了的是酒——满上,干!三杯四杯下肚,血脉开始膨胀。主角发言:我太感动了,临时出状况,弟兄们如此雷厉风行重情谊,我非常感激,非常开心!不说了,我干完这一杯!动情处差点热泪盈眶。

此时的酒,已不是普通的液体,而是情谊的具象;此时的酒,已不是单一的行为,而是隆重的仪式。

说起这风风雨雨六十年,工作年限长达四十余年,像极了一条河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注入大海,得到永生。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钱塘江为例,起初是黄山上的一滴泉水,慢慢汇成溪流,初具规模像一条河了,于是有了自己的名字,叫“新安江”;这就如我们从娘胎里出来,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自己的名字,开始人生的起步。

流着流着,清澈温和的新安江变得骨骼强壮肌体发达,在一个盛开着梅花的地方与兰溪江交集,互相拥抱谈起了恋爱,然后有了共同的名字叫“富春江”,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青春期,享受最美好的生命时光,与心爱的另一半合二为一共创业业。

经过激情澎湃的二百里山水,浩浩荡荡不再是原先的青春年少,与同样壮志凌云的浦阳江交融,汇聚成气吞山河的“钱塘江”。这是我们事业有成、为壮丽山川留下厚重一笔的高光时期。

纵观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几百里曲折跌宕,其间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节点,大多默默无闻消失在淙淙长河里,唯有重大转折处,才有用新名字的标识以示庆祝的隆重。稍作留意,你会发现每一条大江大河,在两河交汇的沿岸,通常都有大城小镇,而且江面特别宽阔。建有城镇,这是人类对河流节点的特殊仪式;河面宽敞,是在平复她内心的激情涌动!

六十岁,相当于称之为“钱塘江”的那一段已经结束,进入杭州湾水域,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河流,最多只是河流与大海的过渡期。一旦流入大海,就是河流的永生,人生的终结……

别想了,接着喝!举起酒杯,几只酒杯碰在一起,溅出几滴酒花。不再犹豫,不再磨叽,仰脖往嘴里一倒,“滋溜”一声下肚。

“感情深一口闷”,平时酒桌上听到这样的说辞,很有点反感。可今天觉得,这并非仅仅是劝酒套话,在特定的场合,真能代表感情的深浅。酒逢知己千杯少,说的是感情深;话不投机半句多,说的是感情浅。能够为兄弟醉、朋友疯的,一定是感情深厚的。能喝而闷声不响只是象征性舔一下酒杯的,不可能是感情深厚的好朋友。

“兄弟啊,刚才你说我们就像钱塘江流到了杭州湾,基本属于散场进行曲时光。不对,钱塘江有潮水,我们还要做钱江潮,我们还要轰轰烈烈一场。把整条河流反灌成汹涌澎湃,将整个天地激荡出轰轰雷鸣!”

好,我们约定,一起进入人生后半场!

醉花阴

■赵雪峰

可恶的指空卖空



《指空卖空》赵雪峰作

“画大饼”,是指一方用花言巧语描绘不切实际的承诺或未来愿景给对方心理安慰。这个词应该是成语“画饼充饥”演变而来的。

画饼充饥说的是有一个人饿了,就在地上画个圆圈,当作饼来解除饥饿,这是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是一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

在历史长河中,这种事情多得很,所以“画饼充饥”和“画大饼”等语言一直没有间断地使用。我们说的画饼充饥毕竟是自己画饼糊弄自己,这种危害性只限于自己安慰自己这样的小范围自欺,而给别人画大饼,这就变了性质,是欺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画的《指空卖空》,就是商业行为中的“画大饼”。他用盛满白水的饭碗,朝着天上的明月,月亮投射在碗中,折射出的圆形犹如鸡蛋黄一样。站在桌旁的无良商家指着天上的月亮叫卖:“一碗一个大月亮”。

这样直白的指空卖空,在生活中未必真的呈现,但是在漫画的语言里就完全成立,可以把它们作为幽默点来表达。其实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画大饼的事屡见不鲜。

比如家长教育孩子,老板对待员工,先是答应他们达到某一个目标,有什么奖励,等到真的实现了,他们就一否先前的承诺,不兑现许下的诺言。

这都是指空卖空、画大饼的行为。

紫藤阁

■萧祖能

千年城河孕故园

东阳桥静卧于城厢街道的千年城河东段,青石桥身浸润着时光的痕迹,俨然是萧山城厢千年文明的一枚具象印记。河水自南宋以来便不息流淌,至今仍带着旧日的温润,将两岸岁月的褶皱揉入粼粼波光,也将百年老街的烟火气晕染得愈发醇厚。

晨光初洒,河畔便渐渐苏醒,成为一方生活的舞台。太极爱好者于晨雾中缓缓起势,招式中蕴藏着江南人特有的温婉与从容;孩童嬉笑着在河埠头奔跑,手中的纸鸢掠过古桥飞檐,仿佛欲将纯真的梦想托付苍穹,与河面上的云影共舞。不远处的桥边,老人们三五围坐,闲谈如流水,从昔日城河漕运的繁华旧事,到如今街巷社区的点滴新变,言语间尽是对这方水土的眷恋。

巷弄深处,数株百年古樟屹立巷口,时光更迭,树荫下的温情却从未改变。而这份温情,如今亦被“七彩社团”赋以新貌:孩子们于活动室中摹画古城风物,笔尖流淌出对故乡初萌的爱;老人聚在一处剪纸习字,剪出的花鸟鱼虫皆带江南灵韵,写下的墨迹亦藏岁月沉淀之雅。邻里和睦更是寻常,你家端来一碗刚煮的馄饨,我家顺手代收一件快递——这些细碎温柔的善意,悄然织就了东阳桥畔最动人的生活图景。

长相依

■骆红惠

霉干菜香惹人醉

酷暑当午,我把家里所有笋干菜都搬到露台上晒,深浅不一的干菜摊开在竹篾筐里,也有直接铺在干净的旧报纸上的,竟占了半个露台。风一吹,那股干菜特有的醇香混着阳光的味道扑进鼻腔,倏地钻入肺腑。有些干菜已经陈了两年,却半点没走味,拿起一撮,放鼻尖闻一闻,恍惚间就牵回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腌菜时光。

那会儿我家屋子周围有好几片小菜地,种满了芥菜,花边叶子肥得能挤出水来。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拿起镰刀去菜地。他割菜的动作利落,不一会儿就割下一大垄。

挑回家的菜要先去村头的池塘边洗。母亲蹲在埠头边,把菜一棵棵解开,去掉黄叶,浸在水里来回涮。我总爱跟在旁边,蹲在石阶上帮着递菜,母亲就会笑着说:“慢些递,别掉水里去。”洗好的菜沥着水,父亲再挑回家,晾到屋檐下的长竹竿上沥干水。芥菜箬是好看,修长的菜身从竹竿上垂下来,宛如翠绿的帘幕。母亲每天都要里外翻几遍,让每片菜叶都能均匀通风。

等菜阴得半干,摸起来软乎乎却不黏手时,母亲就把菜分成两部分,做长干菜的继续放角落摊着,做霉干菜的连夜切碎。晚饭后,父母亲相对而坐,面前各放一把菜刀,菜堆在中间,像座小小的绿山。菜刀起落间“笃笃笃”的声响不断,夜渐深,煤油灯的光昏黄柔和,映着他们低头切菜的身影……

家里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髹和缸,大的七石缸立在墙角,缸口比父亲的肩膀还宽,是用来腌长吊干菜的;几个小圆口的菜坛子我们农村叫髹,是用来腌切碎的芥菜的。母亲负责把切碎的菜放进髹里,一层菜摆平整,撒一层盐。父亲则手持一根特制的木棍——踏菜棍,它接触菜的那一头粗大,形如脚掌,也有点像现在的高尔夫球杆,打磨得光滑圆润。父亲边转圈边用棍压实。踏菜棍与菜叶摩擦发出的吱呀声,至今犹在耳畔。压实一层菜,母亲再添一层,就那样持续地进行,当菜髹装满了,父亲开始弯腰曲背身子前倾,腹部压在踏菜棍顶端,在髹口重复下压,直到确认已压得严严实实,看到菜汁顺着髹壁慢慢渗出来,父亲才会停下。只见他额头上渗着汗,却一脸认真地对我说:“你看,这样一层一层压紧实,腌出来的菜才会香。”

等所有菜都腌好,缸口和髹口会放上干净的塑料薄膜,再压上几片毛竹片,最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接下来的十天半月,家里总能闻到淡淡的腌菜香。等时间到了,母亲会说:“今天日头好,可以晒了。”腌好的菜被挖出来,铺在竹匾上,摊开在阳光下晒,长干菜就一株株从中间分开挂在竹竿上。菜干在日头下渐渐收缩,颜色由黄转褐,香气却愈发浓郁。晒干的菜就是霉干菜,最终被收进陶罐,一层层压实,封口处还要垫上油纸扎紧,以防潮气侵入。记忆里我家每年都会晒很多髹霉干菜,吃一个夏秋冬季还绰绰有余。

经洗晾、堆黄、盐腌、日晒等多道工序制成的霉干菜,色泽乌黑油亮,香味浓郁,口味绝佳。比如霉干菜烧肉,深褐色的菜干吸饱了肉汁,嚼起来既有韧劲又满口生香。简单的长吊干菜汤,加些笋片,撒点葱花,也能让一碗白饭变得有滋有味。尤其是农忙时节,汗流浹背,筋疲力尽时,喝上这口菜汤,宛如灵丹妙药,浑身上下瞬间恢复气力。

站在露台,我继续翻晒着亲友相赠的笋干菜,阳光热烈,干菜的香气更浓了。指尖捻着笋干菜,我忽然明白,这晒的不仅是菜,更是一种乡情的延续。这香气里,藏着的是家的味道,是故乡在指尖的停留。纵使岁月更迭,有些味道,终究不会随风散去。

麻辣烫

■艾子

你后不后悔

时常有人问我,你后不后悔?

怎么说呢? 要说后悔,是有一丝丝的;说没有呢,那是违心的。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于是只好笑笑。如果问得急了,就强装坚毅,回答道:不——后——悔!

二十多年前,我在劳改支队做管教干警。单位地处偏僻,周边冷冷清清。这倒可克服,关键的一点是交女朋友是个难题。亲朋好友介绍了姑娘见面,一听在那种地方工作,在城里又没有房子,就无疾而终。于是,苦闷、彷徨,想方设法搞调动。

也许是巧合。一天,有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来参观,带队的老师竟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同学相见,格外亲热,我们聊了很多。于是,我把苦水倒给他听,问老同学可有援助之力。老同学一拍脑袋,告诉我,他的一个同学之父就是我们局的领导。

经老同学的斡旋,局里放行我调动。同意我调动的消息传来,在单位引起了一阵波动——许多同龄人坐不住了,要么钻路道调动;调动无望的,只有叹息,说没劲工作啦。于是,单位对我规定,一年内要调好,不然作废。虽然说同意调动了,可调到哪里去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公安局、检察院或法院。可是,去这些地方联系,但都说没编制,等缺编了再说。那只有等。

等等啊等,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朋友说可以先调到电厂,再设法去公检法。在当时,这也是一着好棋,哪里会去想事业编制与企业编制的区别之大呢? 这样,一纸“干部调动函”让我来到了电厂。来到电厂,得到了领导的爱护,同事的关怀,就不想折腾了,默默地干好本职工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单位的人转为国家公务员,听说要想进去,得五十比一录取。原先的同学,当了副局长,最不济的也是中队长、指导员什么的。碰到原单位退休的老同事,他问我这个当初的“先进标兵”、业余作家,后悔调动吗?

世事难料,脚踏实地过好每一天。